

宦海升沉录

(清)黄小配 著

黄序

世界一海蜃楼耶？人生一黄粱梦耶？忽焉而云翔禁阁，则心为之欢；忽焉而迹遁江湖，则心为之悲；忽焉而膺九重之宠锡，忽焉而遭子身之放逐，则境遇亦固人事之进退为之或合而或离。欢也，悲也，合也，离也，极世态之炎凉，尽人情之冷暖。彼身当其境者，正不知颠倒无限英雄，消磨多少权力矣！

而论世者满肚牢骚与旁观者一双冷眼，且摭拾其事实，论列其

品评，而宣诸口焉，而笔诸书焉，相与叹息其时机，感喟其命运，甚且冷嘲焉，热讽焉，而是之非之，褒之贬之，作清议之《春秋》，编个人之《纲鉴》。呜呼，噫嘻！胡富贵功名，风潮变幻，一至于此！此《宦海升沉录》之所由作也。虽然木槿繁花，难禁暮落，人生朝露，势不终日，古今往来，茫茫宦海，作如是现耳。果如是，才者失其才，智者失其智，好者失其奸，术者失其术，今日下场，去年回首，觉昔之气势炎炎，炙手可热，随波逐浪，渔父得而笑之，又岂惟水流花飘而已耶！

然作者于此，犹必运以奇警之心思，绘以沉挚之笔墨，歌也有怀，哭也有泪。其人其事，近之在目前，远之极千古。俾世之读者，亦忽焉而欢，忽焉而悲，忽焉而艳其合，忽焉而怜其离。盖恍然于高官厚禄、名动中外，所为媚朝家而忘种族者，一旦冰山失势，其结局亦不过若斯也。

固亦宦海中人这惟一龟鉴。徒以野史之无稽，稗官之话本视之，则浅矣。化笔墨以烟云，渡慈航于苦海，其有深意乎？

爰序于篇，以告读者。

宣统己酉季冬黄耀公序于香江寓公。

诗曰：

宦海无端起恶波，功名富贵总南柯。

升平不事于城选，鸟尽弓藏奈若何。

频闻剖豆与分瓜，愿柱中流念太奢。

魏阙江湖今已矣，怕回业眼望京华。

第一回 入京华勋裔晋道台 游天津爵臣征幕府

哈哈！古人说得好，道是：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飞鸟尽，良弓藏。”这几句话，可不是春秋时伍子胥说的么？他说这几句话，都是有点子原故的。因为他由楚逃难，走到吴国。当时吴公子姬光，要用他的本事谋取君位，就了不得的敬重他。果然伍子胥替姬光取了吴王之位，又辅佐他破楚伐越，成了大功。

附近各小国，又来归命，吴国遂强盛不过，霸于诸侯。不想后来吴王贪图美人重赂，许越王勾践成盟。伍子胥知道勾践之志不小，将来必为吴国之祸，故此向吴王苦谏成仇。吴王竟惑于太宰伯嚭之言，把伍子胥来杀害了。他临死时，就说这几句话：

见得要捕狡兔，必用走狗；要射飞鸟，必用良弓。若没了狡兔飞鸟时，这走狗及良弓，就用不着的。犹之国家有事，就要用能臣，及国家偶然没事，那些枭雄之主，就怀了个妒忌之心，差不多要把那能臣驱的驱，杀的杀了。

你看刘邦、朱元璋，岂不是个雄才大略之君么？你道他后来待那些开国功臣究竟怎地呢？在刘、朱两主，是本国之人，尚且如此，何况伍子胥所仕的，是异族之君么（呢）？说书的人，不过引这一件故事，做个引子，不是与看官讲东周列国的故事。今不再说古事，且说今事给诸君听听。

因今日仍有一人，颇像伍子胥的。那人的出身立业虽不及伍

子胥的英雄，但讲到“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”八个字，亦有些相类。你道那人是谁？却是人人知得的，就是我们中国里头，河南省内项城县一个故家子，姓袁名世凯，别号慰亭。他父亲唤做袁甲三，本是清国一个中兴功臣。因咸丰初年，西北一带有张洛行、苗沛霖起义，聚众数十万，攻城拔地，甚为声势，当时的人，号他做捻党。袁甲三却辅佐清朝，去攻剿他，做到钦差大臣的地位，驻扎宿州地方，左攻右战，立下多少功劳。故此清廷要把名器荣耀于他。及到他歿时，连他的子孙也有恩典荫赠。那袁甲三本有子数人，世凯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。

至于世敦、世濂、世辅、世彤，统通是袁世凯的兄弟行辈了。

且说袁世凯自咸丰九年出世后不久，袁甲三也亡过。清廷下了一道谕旨，荫恤他的子孙。故袁世凯亦于及岁时，到京引见。清廷念他是个功臣之裔，又因袁世凯早已捐了道员，就交军机处存记，好像遇缺即放一般。

那袁世凯为人是机警不过的，自念：“先人在清国做了大官，

有许多功劳，料然有许多同僚，都是自己世交的，正要寻一条门径，拜谒一两个有位有势的大员，凭他扶助，才易出身，这时才不负自己志气。”猛然想起：“正任直督北洋大臣爵相李鸿章，也是与自己先父同事的，那李鸿章是最有权势的人。

若见他，得他赏识，不怕一官一差谋不到手里。”想罢，便直出天津。因直督一缺，一年中有半年驻于保定，就有半年驻在天津。恰那时直督正在天津驻扎。故袁世凯一程到了天津地方。

先寻了住处。忽听得李鸿章正巡阅东明河工，尚未回衙。暗忖：

“直如此凑巧！惟这条门路，是断不宜放过的，不如权住天津，等候也好。”

到了一日，觉天时甚好，就带了跟人，出外游玩，不觉到了紫竹林地方。那紫竹林是天津有名的名胜，到时但见得：香舆宝马，绿女红男，人拥如云，车行似水。不少坠鞭公子，正花明柳媚之天；许多走马王孙，趁日丽风和之地。楼台一寸，锦槛千重。每当美景

良辰，抵得赏心乐事。

当下袁世凯且行且看，自忖：“人传紫竹林热闹，真是名不虚传。”游了一会，穿了几条曲径，前面现出亭子一座。袁世凯正欲进亭子里小住，略歇些时，忽见亭子先有一个人坐着。

举头细看，见那人生得气宇轩昂，精神活泼，有四十来岁的年纪，颌下两撇胡子，正用手左右捻捏。旁边立着两个跟人，一个正拿着京潮烟袋，在旁递烟。袁世凯省起，方才来时，见门外一顶大轿子，料然是此人的。看他形容，一定是本处官场，不然就是一个大绅了。便步进亭子里，向那人一揖，通问姓名。

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前翰林学士张佩纶，当中法开战之时，曾拜钦差大臣，办理福建军务的。自从败了仗回来，革职之后，在天津电报局当总办之职。当下张佩纶又向袁世凯问过姓名，世凯答过了。猛想起：“此人是北洋李爵相的子婿，是李相最得用之人。自己要谋见李相，就先与他拉拢，亦是妙事。”因此道出家世履历。

张佩纶见他是世家，也不觉起了敬意。在亭子里谈了一会，那张佩纶固是满口才犹，袁世凯亦是个口角春风的，因此十分投机。佩纶即预约请世凯明天到他处叙谈。姓袁的自无不应允。

不多时，张佩纶说道：“兄弟不过经过这里，顺便进来一游。现在有点事要回去了。”便起身告别而去。那袁世凯亦是无心游玩的，今见无意中先识了张某，心中已喜不自胜，即带同跟人回寓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即依约前往拜会张佩纶。佩纶也接进里面坐下。

正在寒暄之间，忽门上传一个名刺。袁世凯知是有客到来拜会，理要回避。惟张佩纶见世凯到了未久，骤然送客觉不好意思，即说道：“不必拘礼了，来的是个不速之客，只到来谈天，并没有什么公事。”袁世凯听着，就乘机称谢。只见佩纶传出一个“请”字，跟人应声去了。随见来客进来，大家让座后，张佩纶道：“座中统通是知己，可不必客气。”

袁世凯与来客一齐说了两声“是，是”，来客即与世凯通过姓名。原来来客就是天津海关龚道，也是李爵相之甥子，没事时，就天天到姓张那里谈天说地。袁世凯见他又是李相姻亲之人，一发要与他结交。佩纶即接口向龚道说道：“那位袁老哥，就是前钦差大臣漕督袁公甲三的四公子，正从北京引见回来的。现在正把父执礼候见李中堂呢。”龚道听了，道一声“久仰”，又重新叙礼。

张佩纶道：“今天两位来到很巧，昨江南刘岷帅荐了一个厨子到来，说是精于调味的。兄弟今天正着他弄点菜试试。两位若不嫌弃，待晚饭后回去不迟。”袁世凯正说了一声：“不敢打搅。”龚道笑道：“奇怪奇怪，刘岷帅难道是不知味的，有了一个好厨子，却不自用，要荐来老哥处不成？”张佩纶亦笑道：“兄弟还没有说完呢。因兄弟在南京曾九帅幕府时，刘帅正归隐林下，常有书信讥九帅与兄弟依恋官阶。九帅常复他，说南京是他旧治之地，长江一带，海产丰美，可供朵颐，不似湘间绝无异味，所以我们不欲离去江南。又说那一物如何香美，这一物如何甘脆，问他还记忆否。因刘帅平日最好谈食品，所以九帅调侃他。到九帅临终时，也遗折荐刘帅出身。先日还有信致刘帅道：‘足下食指动否？南京胜地，将使足下

复临斯土，以免向隅。’这等说。你道九帅临终时，还作这般调笑的话，你道奇不奇呢？”龚道笑道：“你真是糊涂的么？兄弟只问刘帅，怎地有好厨子不自用，要荐到老哥这里。不想你说了半天，还是离题万里的。看来曾九帅不奇，你还是真奇呢。”张佩纶又大笑道：“兄弟仍不曾说完呢。后来刘帅得再任两江。惟他常性还不改，常常与兄弟书信往来，仍谈论食品不休。他前月函称，得了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厨子，函内称：千辛万苦，才得这厨子一用。洋洋数百言，只论这厨子的好处，弄某菜用什么好法，弄某菜用什么异味。兄弟得接那函后，向他借那厨子用三个月，又发了几次电报催他，才得这厨子到来。今天只是初到的第一天，所以留两位试试。”

龚道又笑道：“你总办电局便宜了，为借用一个厨子，要发几次电。你方才说的，兄弟几乎听不耐烦了。兄弟还问一句，老哥，看你说话时这般迟慢，因何你在福州时，听了炮声却又走得这般快当，究竟是什么原故呢？”这时龚道说完，袁世凯在旁听了龚道的话，觉这几句话是十分冒撞那姓张的，实不好意思，只道张姓的断断不喜欢。不想张佩纶反大笑起来，说道：

“兄弟在福州时，不过要做做钦差，前去玩意儿罢了。不提防法兰西的兵官，真个要放起炮来。若不跑吗，这命就不要了。”

龚道与袁世凯一同笑起来。

三人正谈话间，只见一个跟人又进来，向张佩纶说道：“曾太太唤呢。”张佩纶听着，就飞奔去了，只回头向龚、袁二人说道：“两位等等，兄弟不久出来相陪。”袁世凯见了，觉有客在座，如何有这等规矩？正自忖度，龚道笑道：“袁老哥也不必思疑，只管坐罢。这位曾太太唤他，没论天大的事情，他也要放下，不拘什么王公卿相到会，到这时他亦不能相陪的了。”袁世凯笑道：“有这等奇事？”

龚道说道：“你还不知，他自从先娶的李太太歿后，在南京督幕时，曾九帅镇日夸奖自己女公子的文翰为世所稀，并说道，除了张佩纶，那文墨中就没有一个是他女儿敌手的。那日醉后，竟对张佩纶说道：‘我若把小女嫁了老夫子，真是一个对儿，可惜年纪不对，可就没得说了。’张兄就乘势答道：‘古人有忘年的朋友，晚生不妨做个忘年夫妻。大人你道是不是呢？’曾九帅那时醉了，只一

头笑，一头点首。张兄就当九帅点首是应允了，即当席称起翁婿来。次日反悔不及，曾家女儿更是啼哭不已。后来几多劝慰，然后得曾家女儿允了。你道那十来岁的小姐儿，父亲是当朝伯爵总督南洋，自己又是一个有才貌的女子，忽然嫁了一个四十来岁的人，做个继室，那有不气呢！所以过门之后，张兄总要百依百顺于他，没一点是敢违抗的。他每于友朋宴会之时，呼唤张兄，行他的阖令，要试张兄违抗不违抗。故方才唤张兄，张兄如何不去呢！”

袁世凯道：“这样好不误事。若有最紧要的事情，只争时刻工夫的，一旦要唤丈夫回去误了时，却不是玩的。”龚道笑说道：“他还管得许多吗？张兄若是留心公事时，说少些谎话，多一点实心，他不知开复几时了。因他的势力，比不同别人的，想老哥也知道了。”袁世凯听罢，点头称是，暗忖：“官场里头，却如此混闹的。可见做官的人，人情势力是不可少的。”

正想象间，张佩纶已转出来，笑说道：“方才有点事欠陪，很对不住。两位休怪。”袁世凯谦让回答了。龚道笑道：“曾太太呼唤与皇上召见，孰轻孰重呢？”说了，大家笑一会。

跟人已报传饭，端了酒菜上来。张佩纶坐了主位，一齐举杯相劝。袁世凯是新交的，自然加倍敬重，且因自己要求见李爵相，适凑遇了张、龚二人，皆是李爵相的至亲，正靠着他们帮说一句好话，如何敢脱略？不料他越庄重，张、龚两人越放浪形骸。袁世凯只望从中拉拢三两句，总没机会。但见张佩纶每于递上一个菜时，就评赞一会，调味如何得宜，烹好如何得法；又诉说制某菜以那一位大员的厨子为佳，制某菜又以那一位大员的厨子为妙，滔滔不绝。直至席终时，袁世凯终不能插说一句密切的话。饭后，略谈一会，袁、龚两人各自辞去了。

单说袁世凯回寓后，自忖：“欲见李爵相，正不知李爵相肯接见否。天幸结交了张佩纶，与他有翁婿之谊，满望他替自己在李相跟前吹嘘。惟相会几次，总说不得入港。但终不能不结识他。仍幸多识了一个龚道，可望得他提挈。”因此之后，天天也与张、龚二人往来。

恰那一日听得李爵相已回衙了。料他初回，公事必多。待过了

三两天，即带了名刺，并写上履历，直到督衙，传帖求见李爵相。不想由跟人递出一个片子，交与门上。等一会，才见门上拿片子进里面。少时转出来，即传一个“挡”字。袁世凯快快回去，自忖：“那门上传上自己的片子，没有多时，就传一个‘挡’字，可见是门上混闹的。”邵唤轿班，改道往拜龚道。得龚道接进里面，即先诉说道：“今天往见爵相，不得一面。想明天再往走走才使得。”

龚道道：“奇怪，李爵相生平，凡是勋臣子孙要往见他，他没有不见的，因此事正是他的厚处，亦是他的短处。他自念以平发平捻，为一生最大功业，故于平发平捻的勋臣，他就起一团敬意。他非是敬重来见之人，不过敬重中兴勋臣，就有个爱屋及乌之意。今老哥独不得一面，只怕门上要作怪。老哥究有些随封好意送给门上没有呢？”袁世凯道：“这等规例，兄弟如何得知？但爵相声势赫赫，苟是愿见之人，门上如何敢阻挡呢？”龚道笑道：“算兄弟冒撞老哥，原来门丁的积习，老哥还不知，于官场上也算是外行了。大凡越大的官，他的门上越大气焰。若在军机里头，任是什么大吏功臣入京，若没有孝敬时，如何能得一见？你明天总要打点才好。”袁世凯道：“兄弟人京引见，全得李师傅鸿藻周旋，故这等规例，

也不大明白。朋天往见爵相时，遵教就是。”说罢辞出。回寓后，细揣门阍之积弊如此可恶，若他日得志时，誓要除去门阍，以免此一项弊端，亦有益不浅，但目下却不能争气。

果然次日袁世凯再往求见李爵相，先使跟人向门上打些手眼。不一刻，门上即代他传帖，随见传出一个“请”字。袁世凯即进里面，心上又盘算道：“立刻传见，这才有吐哺握发之风，真不愧为一个宰相了。”说时间已到厅子里，早见李爵相坐着。袁世凯举目看看，但见他生得双眼闪闪有光，精神奕奕。

那时已有六十来岁，那一种气象威严，却令人可敬。即上前行个父执礼。

李爵相略略起迎，即让姓袁的坐下。李爵相亦看那姓袁的，生得眉目有威，气宇不凡，年纪不过三十左右，活是一个少年有用之才，即问道：“世侄是几时到的，到来又有何事？”

袁世凯一听，暗忖：“自己引见时，难道他没有看邸抄，自还

不知？且到来见他，自然是要求一官半职，又何待问？他偏说这些话，想他是不大喜欢了。”即答道：“晚生方人京引见。今于引见后，特来拜见中堂请安。”

李爵相道：“因何你来时不来见我呢？”袁世凯即高声道：

“自然是要见了皇上，才敢见中堂。”李爵相见他有些胆识，亦说得有理，故听了袁世凯的话，又道：“你到来天津有几天了？”此时，因昨天受他的门上阻挡，正合乘机说出，便说道：

“到了几天，因中堂往视河工未回。昨天已到来拜候，不获中堂赐见，故今天再到。”说了，只道李爵相必有说话，要责门上不是，不想李相反发些怒容，厉声道：“你有多大年纪，还不读书，究有什么本领，出来想做官？你好大个胆子！”说罢，即举茶送客。袁世凯正欲答言，不料他已举茶相送。实不得不去，即拱拱手，亦厉声道：“此后若非中堂见召，晚生再不敢来见了。”说罢扬长而出，立即回寓，心中一团怒气。只道往见李中堂，尽望他提拔提拔，不想反被他骂了几句，看来是没有指望。

正愤着，忽报龚道来见，立令请人。方分宾主坐下，龚道即问道：“今天可曾见得李爵相不曾呢？”袁世凯道：“见是见了，只是赚得一骂。据老哥说来，是李相最喜欢勋臣之裔的，今就兄弟看来，似老哥之说还大大不然。”龚道听了，即说道：

“恭喜了！原来足下还不知李相为人，凡是他所爱的，见面时一定责骂；若是他不喜欢的，他于相见时，只满面笑容。他这个用意，谓他所不喜欢的，一定是小人，故拿定不敢开罪小人的意思，只以和平相待。今老哥得他责骂，可就恭喜了。”袁世凯道：“可就奇了，想他所用的，定是他所喜欢的人。难道他见着，定要无故骂人么？”龚道答道：“老哥若不信时，请候两天，且看何如。”说罢便兴辞而去。袁世凯细想龚道之言，不知是真假，姑且等候一两天，再商行止。

到了次日，已见张佩纶到来拜会。款接间，张佩纶拿出一个帖，并道：“这是李相送来的关书，着兄弟送到老哥处，现在没什么差使，特先请老哥到他幕里办事。这等说，想老哥荣迁之期不远，可